

殷红的晚霞



唐天马 著

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
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殷红的晚霞



唐天马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殷红的晚霞 / 唐天马著. — 昆明 :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2. 3

ISBN 978-7-222-08893-1

I. ①殷… II. ①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33666号

责任编辑: 周 颖

装帧设计: 王睿韬

责任印制: 段金华

书 名 殷红的晚霞

作 者 唐天马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 ynpph. com. cn

E-mail rmszbs@ public. km. yn. cn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6.75

字 数 200千

版 次 2012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刷 昆明卓林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978-7-222-08893-1

定 价 36.00 元

代序

评唐天马长篇小说《殷红的晚霞》

李丛中

苏联著名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在其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借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的口，道出了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一种宝贵的人生体验：

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

作为普通人，也许其人生答卷的好坏，只涉及和影响到自己及家人；而作为革命者，尤其身居领导岗位的高级干部，其人生答卷的对错与好坏，则关系到某一地区的兴衰乃至国家的前途命运。有的人、有的干部，往往认识不到这一点，而很少对自己的人生作认真的反思，严格的自审。当他们在仕途上平步青云，节节攀升之时，常常无暇也无意回眸自己的人生旅程。一旦官场失意，仕途受挫，又每每怨天尤人，难以冷静而清醒地面对自己的过失。只有到了迟暮来临，退休在即，车到码头人到站之时，才会走出名利场，离开是非地，客观的看待自己，评价他人；冷静的估量世事，审视人生。一切是非功过，成败得失，荣辱浮沉，只有到了这时，才会有一个比较公允的评价。

小说《殷红的晚霞》之所以让人感到耳目一新，就因为它把小说的题旨，建立在对人生的回眸与审视，对灵魂的拷问与反思这样的哲理性命题之上。并把回眸与反思的时机，选择在面临退休的人生转换这一关键时刻。

那位即将离休的高级干部吴世勋，此时正好处于人生转折之点。身上既无工作的重负，也无家庭的牵挂，带着妻子儿女及女秘书，重返自己战斗和工作了半个世纪的中南省，作一次名为巡视实为休闲的旧地重游。

《殷红的晚霞》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把这次惬意的、轻松的旧地重游，变成一次沉重的灵魂拷问，变成一次严肃的人生反省。面对烟厂董事长屠天国的大案和干部子女的不法行为，面对金山峡谷金矿坍塌而造成的万人丧生的巨大灾难，作为当时省委的主要负责人的吴世勋，岂能推卸责任而不

受任何心里责难？面对大黑山森林遭到乱砍滥伐，以至演变成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河水干涸的生态惨剧，又岂能不感到触目惊心。他不能不痛苦地责备自己：“难道不是自己在位的年月留下的悲剧吗？”尤其是当吴世勋乘车沿着新修的公路，深入到森林深处的野猪林村，去探访当年的陶老汉的那番埋怨，更把他置于被谴责的尴尬境地。陶老汉直截了当地说：“那年，我叫张大山给你写信，不想，你没有制止，反而砍得更厉害了！”“我恨公路，我恨车！”一位高级干部，面对普通老百姓尖锐的指责和质问，岂能不羞愧，不痛苦？可以说，吴世勋所到之处，总有一些不顺心的事在刺痛他的神经，撞击他的灵魂，使他感到芒刺在背，痛苦不已，就连现任省长徐建功无意中说出的一句“扭转过去的那种杀鸡取卵的做法”的话，也仿佛是对他过去工作的批评，于是乎，在接二连三的刺激之下，情感受到的冲击，心里难以平衡，终于因脑血管破裂倒在夫人刘莉的怀里，再也没有醒过来了。

吴世勋的猝死，无疑是一场令人惋惜与痛心的悲剧。像吴世勋这样的高级干部，他们在革命战争年代，为人民的解放而抛头颅，洒热血。在和平建设的环境中，又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熬更守夜，辛勤工作，付出了他们全部的精力和心血，尽管在他们工作中存在过失和错误，但这些过失和错误的产生，有着今天不曾出现过的历史背景，也有着今人未曾面对过的复杂现实。

由此可见，吴世勋猝然死去的悲剧，激起人们情感波澜的，并不只是悲伤和痛苦，还有清醒和勇气，按照传统的悲剧和美学原则，悲剧更多的是和崇高与美相联系。在悲痛中升华美的情感，在悲痛中树立崇高的信念，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把悲剧看成灵魂的净化与升华的原因所在。

小说《殷红的晚霞》就这样一步一步地把一个旧地重游的喜剧，演化成一幕发人深省的悲剧。作者没有沿袭一般小说常用的切取生活横断面，用来展现生活的过去和未来的手法，而是用回忆和穿插的手法，将吴世勋（也包括祁思敏）漫长的人生历程，浓缩在短短的旧地重游的几天之中。历史与现实的交错，梦幻与真实的对比，欢笑与痛苦的共生，希望与失落的并存，形成了小说艺术结构的基础，也蕴含着小说耐人寻味的题旨。这也许是作者在创作时所始料未及的。

（作者系云南大学教授，文学评论家）

目 录

代 序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5
第三章	14
第四章	24
第五章	42
第六章	69
第七章	97
第八章	109
第九章	126
第十章	148
第十一章	166
第十二章	196
第十三章	221
第十四章	230
第十五章	239
第十六章	251

第一章

《李燕妮》 第二卷 第一章

(一) 第一章

江述将总是匆匆匆匆，追张时便冷冷清清。以张的人最怕这种白着眼的对比。刘德良也忙。

刘德良记吴俊伯以将不是升迁，但也不是退役，他是在他时的最后一站。但在他心里，早有一种失落感。只有他心里明白，他的职务，实际上是在最后的时光中，是想要同吴俊伯他聊块战时，几个在江述，但都令他放心在T，的智谋智斗的土地。

江述前，和吴俊伯说：“第四，江述，是否通知，T，若思，叫他们提前T，以安排？”

“好的。”吴俊伯说，“别打扰他们，我这是要和吴，吴师功去的不太好。”江述听后，看惯了同冷眼的吴俊伯心里明白，T，好或式，大副要负责的他，其实没有和吴，无论何时何地，代表的都是江述，刘，以那里，都是中央，江述，但在他心里也明白他这个中央，江述的所作，何重视，它重如千斤，何忽而，它重如千斤。他的，心在平，一，低调一些，反而不活遇到什么，心里都会觉得有些地。至于通知在通知在吴，那

升迁时轰轰烈烈，退役是冷冷清清。从政的人最怕这种反差。

首长吴世勋此时不是升迁，但也不是退役，他是在任时的最后一次省亲。但他的心里，却有了一种失落之感。他心里明白，他的省亲，实际上是在最后时光中，回去看看那块战斗了半个世纪，但却令他放心不下的多灾多难的土地。

临行前，秘书王小燕说：“首长，是否通知一下省里，叫他们提前作些安排？”

“算了。”吴世勋说：“别打扰他们了，我这是私事，兴师动众的不太好。”从政数十年，看惯人间冷暖的吴世勋心里明白，作为首长的他，其实没有私事，无论何时何地，代表的都是人民，到了哪里，都是中央首长。但他心里也明白，他这个中央首长的身份，你重视，它重如千斤，你忽视，它并没多少斤两，自己的心态平静一些，低调一些，反而不管遇到什么，心里都会觉得坦然。至于通不通知省里，是你秘书的事，这些惯例性的工作，无须再重复了。

王小燕是一个乖巧的少女。其实在请示吴世勋之前，她已经通知了省里，这是她基本的工作。但她还是要请示吴世勋，吴世勋的这种答复，令她十分轻松。到省里，如果受到热情的接待，那吴世勋不会批评她，那是下边对首长的敬重，如果稍微冷清，那她也有一个台阶下。

“好吧！”王小燕刚刚转身走去，却被吴世勋叫住了：“叫夫人和孩子们都去。”他说：“别到时候，又说我不带他们。”

“好！”王小燕的眼睛一下亮了起来，平时她最喜欢吴夫人的谦和，吴家静的浪漫，吴家德的博学，这两个北大，清华的大学生，总会给她一种热情而亲切之感。每一次他们从学校回来，她都要抽时间和他们交流一番，他们之间就犹如亲人。

天空，如诗如梦的世界。

大型波音飞机如一个裸露的美女，自由自在地遨游在广阔的天空之中。

吴世勋斜靠在座椅上，沉静地凝望着天空，只见蔚蓝的天空之

中，仿佛漂浮着一层乳白色的透明的白雾。那雪白的云朵，也仿佛带上了一层如鲜奶般的淡黄色。此情此景，总给人一种柔情温馨之感。

吴家德从父亲的表情中断定，他一定不知道，这种景象的变化，是文明社会在飞速发展中的副产品。他的表情有些凝重，他仿佛透过飞机密封的躯壳，闻到了大气层中复杂的气体味。他渐渐地充满惆怅。这个清华大学毕业的物理学子，总有一种杞人忧天的习惯。

吴家静依到父亲身边，有些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爸爸，您看，多美的天空啊！多么圣洁的白云，看到她，总会使我产生一种写诗的冲动！”

“是啊！”吴世勋说：“这五彩缤纷的天空，原本就是一幅画，一首诗啊！”

“我看这就像一群游戏在大海之中的天鹅。”秘书王小燕说。

“是天鹅。”吴家德皱着眉头，眼睛没有离开那无边无际的天空，“是一群被油腻污浊得飞不起来的天鹅！”王小燕愣了一下，她美丽的大眼睛望了一下吴世勋，又望了一下吴家德，那表情犹如一幅刹那间凝固了的油画。

吴家静不高兴地怒气粉红色的小嘴：“哥！你别扫人家的兴好不好？”

吴家德没有吱声，只是把紧皱着的眉头慢慢地舒展开来，他从来不惹小妹生气的。

吴夫人望了望丈夫，又望了望儿女，笑了笑，“这不奇怪，你们物理和中文，本身就有天壤之别。”

“对、对！”王小燕也忙打圆场，“求同存异，求同存异！”

“哈哈！”吴世勋笑了起来。儿女们的争执总会给他一种幸福的安慰，听到他们的声音，他就会有种说不出的满足。常言说得好，知足者常乐。有些时候，吴世勋劳累之后，总会有一种自我安慰：我吴世勋也算是功德圆满了，论地位，也不能再高，儿女也都成才，自己算是熬到了头，可以光荣引退了，一生仕途之中，总算没有什么跟斗，上对得起先烈，下对得起家乡父老了。

想到这里，吴世勋的心情不禁又好了起来。他拉起吴夫人那双白白短短的小手，发现它特别的柔软，特别的温暖。

吴夫人别扭地扭动了一下。说实话，丈夫多少年没有这样认真地摸过她的手了，又当着儿女、秘书的面一拉，她反而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吴家德、吴家静、王小燕都知趣地回到自己的位子上去了。吴夫人才自然地靠在吴世勋身边，让他尽情地抚摸着自已的小手。这是一双让吴世勋抚摸了40多年的小手。

在机舱明亮柔和的光线之下，吴世勋才真正看明白，原来夫人的手还是那样的丰满、白皙，完全不像一个年近花甲的老妇人的手。就是这诱人的小手，使吴世勋第一次感觉到了异性的诱惑，第一次感到了性的折磨，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女人。

第二章

Date:

NO: 6

四川的他的年龄的县是吴尔仁，——或者秦中的戚平。年龄30岁的吴尔仁^比比之比刚四川结束，就调任了黑山是县是。这不得不下下大和利同训看。

但人因利为训他，^但是他在秦天，一做涉理的后昆：若是比并他的书书记，作为书记督理员的他，继续他这个职务是顺理成章的事。更何况，若是比10年前，就把他下派到黑山任他任书书记兼区长，土地改革，大跃进，一民之比，若是比吴尔仁失了一地。那将，20多岁的吴尔仁，就是全县10多个乡（区）品年轻的区长。这种优势，一直保持到现在。到川前为止，吴尔仁还是全县品年轻的县长，但论资历，他可是元老了，也干一下更年轻的南干干部。平接

书写的领导经历和老练的心念，使得吴尔仁带着一种成熟中的威严和稳健。书书记说对我看比他的，比是这种气质，他说：“作为一个县的官员，要的就是这种气质，那种教巴巴的人是不成大事的。”就这样，吴尔仁，离开了他战斗了10多年的黑山区，得到黑山区最尊贵的这块土地。

黑山县县长吴世勋的办公室。

刚上任的年轻的县长吴世勋，一派青春中的威严。30多岁的吴世勋就担任了黑山县县长，这不得不让上下左右刮目相看。

但人们敬畏他，不仅是因为他有着大山一般过硬的后台，老书记升任了州委书记，作为书记的警卫员，继任这个职位，是顺理成章的事。更何况，老书记10年前，就把他下派到了黑山区担任区委书记兼区长。土地改革，大跃进，人民公社，着实让吴世勋火了一把。那时20多岁的吴世勋，就是全县十多个区中最年轻的区长。这种优势一直保持到了现在。到目前为止，吴世勋还是全州最年轻的县长，但论资历，他可是元老了，也算一个年轻的南下干部。

丰富的领导经历和平稳的心态，使得吴世勋带着一种成熟中的威严和傲慢。州委书记章子善看上他的就是这种气质，他说：“作为一个县的主官，要的就是这种气质，那种软巴巴的人是干不成大事的。”就这样，吴世勋离开了他战斗了10多年的黑山区，坐在了黑山县县长的这把交椅上。

秘书刘莉小心地推开他的门，轻轻地走到他的面前，轻声地报告说：“县长，有一份紧急通知！”

“嗯。”吴世勋没有抬头，继续看着防汛委送来的灾情报告。刘莉只好把精美的文件夹，双手轻轻地推到了吴世勋面前。吴世勋的视线被拦住了。他刚刚想生气，但他看到的：掩住他视线的，是一双洁白精致的小手。这双手，仿佛有着一种无形的魔力，一下吸引了他。他不由自主地慢慢地抬起头来，目光一下凝固了。只见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小巧玲珑的少女。她乌黑发亮的秀发，刚刚齐到肩头，白里透红的脸上带着一双明亮动人的大眼睛，一套得体的工作服，把她圆润的体态衬托得非常完美。一双穿着轻便黑布鞋的脚整齐地并拢站着，神情专注地看着他。当他的目光与她相遇时，他看到她明亮的眼里立刻出现了一种急促的波光，两只小手轻轻地握着，全身上下，洋溢着一种清甜的秀美。

“什么事？”吴世勋说。

“紧急通知！”刘莉指了一下面前的文件夹。

“哦！”吴世勋这才发现自己有点失态，忙板着脸说：“行了，去吧！”

“是！”刘莉转身走了出去。转身时优美的背影又使吴世勋震了一下：那细细的腰肢，浑圆的臀部……

“哎！”吴世勋脱口而出。

刘莉马上转过身来：“县长还有事吗？”

“你叫什么名字？”吴世勋说。

“刘莉，一科机要秘书。”

“哦，去吧！”吴世勋说。

刘莉转身快步走了出去，不禁觉得满心的委屈。她原以为县长已经了解她，但他却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她的自尊心受到了一种小小的刺激，她的心里不禁产生对这位众人敬畏的年轻潇洒的县长的一种蔑视，她暗暗发誓除了工作她不会与他多去少来，免得他看不起自己。

吴世勋半天才回过神来。三十多年了，他第一次真正地看过一个少女、想过一个少女，被一个少女所打动，那感情的闸门，仿佛被一股激流冲撞得难以把持似的。他急忙使自己镇定下来，拿开文件夹，看起灾情报告来，但目光，还是情不自禁地转到那精美的文件夹上，仿佛这精美的文件夹，就是那个刚刚出门的少女。一种好奇心，迫使他急忙打开文件夹，仿佛借此文件夹，可以逐步了解她似的。

他面前的文件夹的确是一件文具中的精品。只见它比一般的文件夹稍小一些，它不像一般文件夹那样是庄严的黑色，而是一种洁白的浮白色，从它的样子，就可以看出它主人的性格和习惯。文件夹洁白的中央，是一块方形的蓝色标窗，就仿佛秘书洁白的眼上，配着一副淡蓝色的眼镜。吴世勋打开文件夹，只见那标着“特急”的传真上，附着秘书秀美的笔迹和签名：“请县长阅示。”吴世勋凝视了一下那行优美的文字，心想：文如其人，果然不假。他不禁又多了一层对秘书的好感。

通知的内容是通知他6月6日晚上8：00在州委参加紧急会议。吴世勋看了一下时间，就是今晚8：00，而此时，已经是下午5：00了。时间只有3个小时，而到州委还有100多公里的路程，再加上准备时间，太紧

急了，吴世勋不禁慌了起来，刚才的遐想，一下抛到了九霄云外。

这是吴世勋的习惯，在工作面前，他就如一个在战争面前的士兵。跟着老书记来到黑山几十年，从一个十五六岁的警卫员到了现在30多岁、领导着40多万人的县长，他军人的性格就从来没有改变过。

他按了一下电铃，秘书刘莉立即走了进来。只见刘莉平静地问：“县长，有什么指示！”

吴世勋从秘书平静的神态中似乎得到了安慰，心情一下平静下来。

“叫杨秘书长来一下。”他说。

“是！”秘书走了出去。

秘书长杨建涛走了进来，“县长，有什么事？”

“我要到州里参加紧急会议，你马上准备一下。”吴世勋说。

“我去吗？”杨建涛问。

“不，你在家处理灾情，小刘和我去。”吴世勋说。

“好。”杨建涛退了出去，迅速通知刘莉：“县长到州里开会，你随他去，马上准备一下。”

“杨主任，您去吗？”刘莉问。

“我去不了。”杨建涛说：“县长叫我在家里处理灾情工作。你办事认真仔细一点。”

“是！”刘莉应着，心里却发了慌。按惯例，县长参加重大会议，都是秘书长亲自随从。只带专职秘书，也无可非议，她只是担心，她从来没有和吴世勋参加过什么会议，万一有什么地方处理不好，怎么办呢。

杨建涛好像看透了她的顾虑，便鼓励说：“别担心，你是老秘书了，只要做好材料和服务工作就行了，有什么事，可以打电话问我。”

“好！”刘莉说。

“那就快准备吧！”杨建涛说。

杨建涛走后，刘莉首先通知了县长的驾驶员做好准备，便收拾好有关的文件资料，放进她那精致的文件包里。好在她详细地读了通知内容，事先准备了相关的材料。接到的通知，她又认真地检查了一遍，这

次会议的内容是传达中央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定，事关重大，她马虎不得。

刘莉收拾妥当，便带了提包，简单地收拾了一下生活用品，来到吴世勋的办公室。

“县长，可以出发了。”她说。

“好，走吧！”吴世勋说。

吴世勋夹着文件包，带着刘莉走出政府办公大楼，驾驶员已经开车在等候。两人坐上车，风驰电掣地向州上驶去。

波音飞机穿过一层厚厚的云层，机身微微地抖动起来，吴夫人不禁抓住了吴世勋的手。跟着吴世勋几十年，风里来，雨里去，什么风险都见过，但近几年来，一是她老了，二则也很少陪他外出，特别是坐飞机，她是越坐越怕，特别是看到那些飞机失事的新闻，她总是心惊肉跳，不管坐多长时间，她总是睁着眼睛，从来没有一丝睡意。

她看到吴世勋闭着双眼，在静静地休息着，她佩服他的处事不惊的性格。记得吴世勋说过一句话：“有命不怕家乡远，无命死在灶门前。”想到这里，吴夫人的心又平静下来，她不想大惊小怪，以免打扰吴世勋的休息，坐了一个多小时的飞机，他也应该睡一下了。

其实，吴世勋没有睡，他闭着双眼，回忆着他那段甜蜜的往事。机身的微微抖动，他仿佛觉得就是在当年去州委开会的颠簸的路上。只不过，那时，他没有这样亲密地握着刘莉这双手。

那天，吴世勋觉得心情特别的好，看看时间还来得及，他的心又回到那难忘的遐思中来。他不禁转身看了一眼坐在后排的秘书，随后又专注地望着前方，但心里却是热乎乎的。因为他知道，他漂亮的秘书，就沉甸甸地坐在他的身后，这仿佛给他年轻的生命，又增加了无限的活力。

刘莉坐在后面，不禁端详起吴世勋来，他那魁梧的身材，笔直地坐在座椅上，神情专注，目不斜视，仿佛一个奔赴前线的指挥官。她知道

他的一些历史，就是在他刚刚出生的时候，十多岁的吴世勋就跟着他的团长（现在的州委书记）进军大西南了。听说就是他用幼小的身躯，几次背着身受重伤的团长，逃离死亡线的。也是这个原因，团长在担任县长没几天，就任命他为区长。在黑山区，年轻的吴世勋，用十几年的时间，书写了一部传奇般的历史。

刘莉微微有些激动，想不到，她能当上他的专职秘书。尽管他对自己不屑一顾，但凭女人的敏感，她知道，吴世勋一定不会讨厌她，就从这次带她出席这样重要的会议，就看出他对她的信任。但是千千万万，上帝保佑，千万别出什么差错，做了几年秘书的她知道，伴君如伴虎，只要一次被看白，就彻底完了。

吴世勋的专车越过崇山峻岭，在点灯时分，开进了灯火通明的峡谷之城，开进灯火辉煌的州委大院。

参会人员已经陆续走进州委大院。州委副秘书长祁思敏忙给吴世勋打招呼：“吴县长，来啦？快进去吧，书记他们已经在会议室了。”

“好。”吴世勋说。

祁思敏知道刘莉，就说：“小刘过来，领一下钥匙，住宿安排好了。”

“好。”刘莉忙到“报到处”领了钥匙，一共三间房间，显然为他们每人准备一个房间。

吴世勋走进会议室，只见老团长章子善已经坐在了主席台上，见了吴世勋，还是来习惯，“小吴你看，差点迟到了，就坐前排吧！”吴世勋也是老习惯，先向书记敬了一个军礼，再同其他领导握了握手，就自然地坐在了前排。刘莉进来，轻轻地坐在了身后。吴世勋敏感地意识到书记的目光向他身后望了一下，含笑地转向其他领导：“那么我们就开会吧！”

会议的内容是传达中央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定，主要是撤销人民公社体制，建立区乡人民政府。参会人员无不感到振奋，都感到了改革的重大，因此，会议的气氛就显得十分庄严和凝重。而吴世勋却感到十分轻松，听完报告，首先作了一个积极的表态发言，接着就是散会，就

是休息。

可是，辛苦了一天的吴世勋，并不像一个三十几岁的年轻人，不知是何种原因，总是久久地难以入睡。他打开台灯，看看时间，已经零点十分。自己便冲了一个冷水澡，回到床上，还是觉得浑身的燥热。

他不得不想一下自己躁动不安的原因。或许是会议的内容使他太兴奋？不是，因为那么短短的两个小时的会议，说实话，吴世勋对这个会议的内容还一知半解，他只有等回去之后，细细地学习一下那一大堆文件后，才能理出一个头绪来。现在，他脑海里隐隐约约的，总是秘书刘莉那若暗若明的身影。吴世勋猛地惊奇地意识到他是不是爱上了刘莉了？想到这里，吴世勋浑身顿时火一般地燃烧起来，刘莉的音容笑貌清晰地映入他的脑海。他不得不承认，这一次的躁动和不安，确实是为了一个女人。他鬼使神差地忽然拿起了电话，急促不断地拨通了刘莉房间的电话，这使他吓了一跳，打她的电话干什么？他想马上放下电话，但来不及了，宁静的房间里，已经听得到刘莉清晰的声音：“县长，有什么事吗？”

“没事……我只是想看……看一下文件……”吴世勋急促不安地说。

“好，我马上给您送来！”刘莉说。

其实刘莉也没有睡。

散会回到房间，她理好文件，就静静地躺在床上，久久难以入睡。她发现，吴世勋的心情特别的好，总是笑容满面，虽然自始至终没有对她说一句话，但感觉得出，一天的接触，她就有点离不开他了，好像就等这么一夜，她都等不及似的，她真想赶快天亮，她又能回到他的身边去。哪怕是默默地坐在他的身边，她也会感到无限的亲切。

刘莉脱了外衣，钻进了被子，慌慌张张之中，好像每一股神经，每一块肌肉都在跳动。她猜想着吴世勋没有睡，在用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望着她，她仿佛被吴世勋的眼光，灼得浑身发烫。就在这时，电话骤然响了起来，她一下跃了起来，抓起电话就问：“县长，有什么事吗？”

听到吴世勋的声音，她的心都要跳出来似的，她仿佛从他那急促不